



武備志

廿三之廿四

ケ 5  
61  
10







武備志卷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東漢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東徼  
 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史以長人巨無霸為  
 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  
 得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  
 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





西傳志卷二十三  
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卽拔下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復爲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

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鞠撞城積弩亂發天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劉秀至鄧安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

淺而易



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恠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勅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屍百餘里會

以少破衆必用此法

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澠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筭

更始元年光武安集河北鄧禹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喜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諸將皆庸人窺其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



圖欲尊王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乃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

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起兵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婁亭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蒙犯

非遂知  
天意所  
謂冀萬  
於一

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冰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八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焚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後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

東漢一



形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一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亾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一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刀子都軍中任光以為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八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太

凡千古下猶使人汗下者必名言也

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都兵有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為將軍眾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其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揚起兵附王郎眾十餘萬秀遣植說降之因納揚甥郭氏為夫人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

非得已也故終於不終

東漢一



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遣後將輕騎馳出賊前視入堡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令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特之功也寵以為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

少不

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以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其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於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光武克郎得吏人與郎交通誦毀文書數千章不省會諸將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東漢



光武擊銅馬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銅馬夜遁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上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本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

以此降人本是盜賊無深仇耳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太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

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統一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良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豈



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垂離紀  
綱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  
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  
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者嚴兵圍城雖有  
悔恨亦無及已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  
造漢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  
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  
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武勃  
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士鄉下異斬勃獲首五千餘

孫極妙  
極

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  
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  
城中垂離多有降者

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  
賈強將兵二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寇恂即  
勒軍馳出並移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  
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  
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  
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



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奮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項徽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

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所到開門歸附。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



徵兵引穀將軍馮愔宗歆守柵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防果執愔歸罪

大司馬吳漢率建成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一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進擊渤海皆平之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

於道側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長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日大陳兵馬臨維



孔明之待孟獲出此

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

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一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

奴遣使奏狀帝讀檄怒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發輕騎襲浮之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不能救引而去

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褻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



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

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而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使長而使入守城中百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

董憲聞賁休以蘭陵降自郊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休帝勅曰可直往擣刻則蘭陵自解延

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援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遂出突走因往攻刻帝讓之曰間欲先赴刻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刻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所敗韓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如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

東漢一  
戰日名考  
東漢一  
廿七



周亞夫之後一人

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

後漢開基諸將弁頗快人意

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張步聞耿弁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弁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犇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弁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以歸以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二萬餘人來救之弁

東漢一 戰畧考 廿三



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洵懼費敢悉眾入歸張步奔復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奔進軍居一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

此非衆人所識也

至期夜半奔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入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眾入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捨十餘萬眾吾皆即其營

東漢



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  
 與二弟藍弘壽及故太彭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  
 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弁於是弁先出菑水上與重  
 異遇弁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  
 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  
 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視歆等鋒交乃自引  
 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弁明  
 且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為步所攻自往救  
 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

長疲  
勞之耳

正為疲  
勞之後  
宜乘非  
博微倖  
以求名

須一乘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  
 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  
 復大破之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  
 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  
 僵尸相積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  
 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  
 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  
 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太策常以為落落  
 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弁復追張步

東漢一  
戰要略



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既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執兵入據其城罷遣步兵各歸鄉里張步二弟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漢諸將與戰大敗而還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柁邑祭遵軍沔吳漢等

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柁邑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柁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勝而乘勝不可以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壓境任於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亂驚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沔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叛囂降漢

武備志卷二十三 東漢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隄激水灌

光武實  
將  
馮子諸

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囂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力以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涿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第一城

戰史卷二十三

東漢

十七



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二千餘兩與  
太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  
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皇后自際乃  
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使王遵  
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大中大夫於是置大將十  
二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  
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益延圍  
上邽帝敕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  
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

非真主  
不能爲  
此言

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  
漢遂退敗

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  
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  
里居中應接近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後容  
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  
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  
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  
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



及  
其所

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  
無乃不可乎恂不聽卒斬之使人謂峻曰欲降急  
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門降諸將皆賀因曰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  
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  
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  
曰非所及也  
岑彭屯津鄉數攻蜀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  
虜將軍劉隆等二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

釣船是  
良法以  
易焚之  
也却被  
反焚不  
可不知

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  
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  
書言狀帝報彭曰太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  
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  
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  
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  
柱者反把釣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  
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  
所向無前蜀兵溺死數千人田戎走保江州彭上



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船，繼進。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一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

攻險者  
避其所  
恃故古  
今破蜀  
者多由  
間道

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於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叛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



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放右騎狹  
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  
大震恐官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  
為之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  
待其來攻勿與爭鋒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  
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  
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在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  
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

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救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  
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  
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  
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  
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眾十許萬分為二十餘  
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救漢  
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  
勵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  
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一處受圍勢既不接其



以大衆  
攻尚則  
易破以  
偏師綴  
尚故漢  
得移師  
就之成  
王敗賊  
只觀着  
數豈盡  
出天命  
哉

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  
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  
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  
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  
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  
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  
還廣都留劉尚拒述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  
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  
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適當值其

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  
八戰八克遂軍於郭甲臧官與吳漢會於成都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  
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  
王問方略皆曰宜重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  
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入者但外圍急不得  
走耳宜少延緩令得逃入逃則一亭長足以禽矣  
帝然之即勅官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  
臣鎮等



臧官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成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官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轉。出入。至百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酒以勞軍。官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越由是遂安。俱光武

武備志卷二十三

武備志卷二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東漢 終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其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  
去此三十里超乃閉待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  
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  
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言  
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  
曰今在危亾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  
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  
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  
功成自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

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  
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舍  
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  
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  
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二人吏兵斬  
其使及從事二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  
乃還告鄯善大驚既而心動超知其意舉手曰  
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名  
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



趙亦壯  
士哉然  
當是時  
漢威德  
最著故  
順風而  
呼耳志  
膽可尚  
而機會  
非難

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志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趙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峙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騎馬急求取以

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徇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二頭執火管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



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向雲中

遣三百人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一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二百人救之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滿城耿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大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俱明帝隴西太守張紆征羌屢叛公卿舉故張掖太守

鄧訓代張紆為獲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下未敢攻訓先欲脅下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眾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



得父母也感歡喜叩首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章帝

班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佯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將八千騎於東界邀于寘超知一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特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是威振西域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為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任尚代為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太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俱和帝



鄧騭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  
 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  
 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  
 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  
 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  
 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  
 明府不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背太行  
 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亾萬數  
 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

三科甚奇

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  
 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  
 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  
 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  
 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  
 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懷縣令虞詡說任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  
 自然之勢也今虜皆為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  
 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



此時馬價甚貴

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羗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曰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抄沔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師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

即二十人共一馬之意

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二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



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變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犇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由是敗散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人假賑貧民開通水運俱安帝

侍御史賈昌為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充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

常計趙充國論軍粟太多以此觀之漢法如是可惟也  
計國者不可不聞此言

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充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致嶺南不復堪鬪軍行日三十里而充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眾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  
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  
效州郡可任之險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  
者以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  
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  
目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  
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  
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  
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

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民築起府寺嶺外復  
平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  
圍美稜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  
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  
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  
疑龜坐免太將軍王商曰馬續素有謀謀典邊日  
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宜示  
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

漢威亦著矣



乃詔續招降叛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  
 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戰當時戎狄之所  
 畏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  
 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  
 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俱順帝

荆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  
 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三  
 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驩

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  
 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  
 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  
 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責咎因  
 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云少  
 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日徑  
 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  
 平之

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



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頰頰偽退設伏虜入追頰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北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中郎將張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俱桓帝

段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以問頰頰上言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餘羌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日羌

虜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所餘二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涼累侵二輔西河諸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一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從郡縣得返本土伏計永



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今不暫安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頰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虜兵盛衆皆恐頰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披以強弩列輕騎於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

美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勅中藏府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衆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鑑信納瞽言奐遂猜恨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汗野傷



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剽發塚禍  
 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甘澍  
 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沴下察人  
 事衆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前當  
 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今傍郡  
 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雜居是  
 猶種荆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  
 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二  
 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

殄滅山  
 寇之法  
 可法

殘盡將向殄滅臣每奉詔畫軍不內御願卒斯言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詔遣謁者馮禪說  
 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必復為盜不如乘  
 虛放兵勢必殄滅於是進營去羌所屯四五十里  
 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東奔射  
 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  
 散走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  
 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  
 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將一千人上東山



虜乃覺之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自至  
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  
下萬九千級馮禪降所招等四千人分置安定漢  
陽隴西三郡於是東卷悉平頰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  
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  
戶頰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薳寢與將士同甘苦  
故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

可法

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為兵  
車專設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  
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  
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驚駭破散追斬數萬梟其  
渠帥郡縣以清

皇甫嵩與朱雋共討頰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  
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太眾圍城嵩兵少軍  
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多寡今則  
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火縱燒必大驚亂吾出



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  
嵩乃約救軍士皆束菅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  
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  
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  
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皇甫嵩時角已死嵩與  
其弟梁戰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  
少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斬  
梁剖角棺傳首京師皇甫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

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嘗飯故  
所嚮輒捷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超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  
朱雋圍之不拔有司奏徵雋司空張溫曰臨軍易  
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斬  
弘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  
衆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  
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忠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勢  
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

千古不易之論



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管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

人微

張溫將兵十餘萬屯美陽，與邊章韓遂戰，輒不利。

亦非類人

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章遂又斷慎運道，慎懼棄輜重而退。溫又使董卓討羌，卓糧絕，乃於所度水中偽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也。扶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太語，宜以召。」

東漢二



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一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竟敗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傳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

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謂我去羣爭勢離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鄙司馬馬勝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圍陳倉以皇甫嵩爲左將軍討國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



武備志卷二十四  
擊之全勝之道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  
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不  
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  
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足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  
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  
俱靈帝



